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郡志卷

四十六至
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沈孫璉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_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六

宋 范成大 撰

異聞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常有二鶴
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卽此地作精舍聚徒居之
鶴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
無一日不驗久之鶴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有
題一詩云白鶴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

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因名寺曰南翔寺之
西有村曰白鶴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攜一白甕瓶自陽羨遊吳中大
風雪中脫衣賃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之
榜舟者逐之有涯挈壺登岸倚樹高吟曰仲尼非不
賢為世所不容咄咄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溪雪戴落
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吟訖跳身
入瓶悄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它日

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丘劍池側箕踞而坐知其

異人不敢逼問

樹萱錄

慶厯中李元者管城人泛舟過吳江岸傍見小朱虵長尺餘為牧童所困元以百錢售得洗去傷血放茂草中明年復經吳江縱步長橋有展刺來謁者稱進士朱浚少年風骨清聳趨進可觀曰大人願見君子年老久不出敢爾坐邀所居去橋數百步耳元拒不獲已乃相從過橋已有彩舫艤岸浚拉元登舟去如飛

俄至一山數十吏立竝水濱乘元以肩輿欵至其處
朱扉侍衛甚嚴殿閣凌空王侯之居莫及也一人高
冠道服立殿上侍立皆美人吏曰此吾王也浚引元
升殿再拜王答拜曰小子閒遊江岸不幸為頑童所
辱幾死其手賴君子以仁存心救此微命不然化為
江濱土矣元方記救虵事王顧浚令百拜且持元坐
受其禮曰此不足報厚德乃置酒高會元從容謂王
曰願聞王所以居此王曰吾南海鱗長有薄功于世

上帝命為安流王且使居此江湖清深易作膏澤水
甘泉潔足以養老又曰吾欲少報君有女童年未笄
君若納之當得其助又以白金百斤遺元曰珠璣之
類非敢吝白金易售也乃別去與女升舟諸吏送之
少選至長橋別去女童自言小字雲姐年十三矣言
笑惠敏元甚愛之後二年科詔下明日當試女童曰
我為君入禮闈竊所試題出門不久復還探懷出題
元檢閱宿備明日入試果脗合既捷薦名遂登科調

丹徒簿女童之來至是六年矣忽辭去留之不可離

席苒苒不復見

朱蛇記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卧內深隱之處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

熙寧六年六月龍見於郡東方黑龍二北方白龍二雲氣盛作而不雨獨承天寺前雨二寸

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潮高二丈餘漂蕩

尹山至吳江塘岸洗滌橋梁沙土皆盡惟石僅存崑
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悉漂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
不存

元豐四年七月蘇州大水西風駕湖水浸沒民居凡邊
湖者皆蕩盡或舉家不知所在松江長橋亦推去其
半橋南至平望皆如掃內外死者萬餘人翌日水退
村人漸獲流尸蘇匠為棺一日盡售無以繼之人云
吳江以北民露地而哭平望以南刈禾而歌

宣和間盛章守郡譙樓火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析而為新中有大吉字遂獻諸朝時郡學立石一株中夜有光發石上教官作瑞石放光頌亦以上聞又一日雷震大成殿柱火光滿庭東壁楣上遺一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夜半失之宣和間楊宙字之損為吳江丞治所枕太湖雲濤汹涌震動窻戶廳西有湖山堂堂設石碁局及石墩二一日薄暮聞下子聲小吏走觀見青巾二人對奕聞人

來即起凌波而去視局上已五十許子密案為圖以視善奕者歎其妙而莫能殫其意父老相傳以為奇

事圖嘗板行今逸之堂亦更為廳事矣

承郭某所記

慧聚寺大殿二柱有天書如今之大篆非刊刻者一勸溪火三字一蜿蜒蟠結若符篆不可曉在柱裏向人

所不見字大小近二尺許好事者或模印之

通鑑本末

松陵陳益年少俊邁嘗冠鄉舉夜夢一人衣道服促左右於巾笥中取綠衣靴笏與益衣之益詢左右則曰

楊文公也益穿袍亟覺毛骨寒凜似不能勝道服者乃歎曰惜乎有此才而無此緣即命褫去益後語其事於人不一年遂卒

談選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

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
正彥為縣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罷食以手捧首而駮
意若懽感者正彥使人為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
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
駮船中有諸穀惟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
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中愛其風物留戀不能去終日諷
詠遊賞遙見好女子小舟獨棹煙波間忠悅之作詩

贈之有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
得詩攜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嘉忠之詩遂以女妻

忠汎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

清隱集

吳郡志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七

宋 范成大 撰

異聞

吳王闔廬得魚腸磐郢湛盧三寶劍於越傳記紀劍事頗怪吳越春秋云闔廬失道湛盧去而水行以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劍於牀召風湖子問焉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吳王得越所獻三寶劍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磐郢以送其

死女今湛盧則入楚也昔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
五枚以示薛燭燭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故闔
廬以殺王僚磐郢亦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
送死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
伏之有威可以折衝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則出
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也越絕書亦云越王句踐令歐
冶子造劍五枚大形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鏌邪
四曰魚腸五曰距闕吳王闔廬得其鏌邪魚腸湛盧

闔廬無道女死殺生以送湛廬乃如楚史記正義亦引越絕所記二說劒號不同而俱記湛廬之如楚宜

編之異聞

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正義

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古今樂錄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

幣往弔玉於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
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延
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
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
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
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
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
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

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款誠所奉寧
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
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
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
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
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
玉曰無憂今歸白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
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

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
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
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煙然

錄異傳

又一

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傍見重流涕遂邀重入冢三
日三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壺贈之重齋二
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夢見於父以明重之事夫
差異之悲咽流涕因捨重以子聳之禮待之

搜神記

吳王夫差坐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問羣

臣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伍子胥
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言不祥子胥曰非惟
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
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後見子胥曰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越
春秋

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冠神鋒瓌偉從者六七人
遍擾居民家人欲掩害即有風雨郡兵亦不能擒術
士趙晃聞之泛舟遽來登岸步至姑蘇臺即往謂郡

守曰不欲見此妖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應至聞空中數十人應響晃怒擲手中符如風少頃見此妖似有人持至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倏有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傍其六七從者皆身首

異處亦鼃鼃之屬

三吳記稽神異苑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蟪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

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礪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為吳興兵所害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

法苑珠林
搜神記

西晉永嘉元年吳縣萬祥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

無毛尾黃色大如椀

晉書五行志歷
代神異感應錄

永嘉中吳郡趙文昭宅在清溪橋與吏部尚書文叔卿宅相近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栖之詞音旨淒然忽有一女子從女婢來姿態端麗云是文尚書家人比去解金纓留贈文昭荅以琉璃盃後遊清溪廟忽見琉璃盃在神女前又顧其壁畫侍女並是偕來者

續博物志

東晉太興中吳民華隆養一快犬號的尾常將自隨隆後至江邊伐荻為大蛇圍繞周身犬便咋蛇死隆僵仆無知犬彷徨涕泣走還船復反草中徒伴怪隨

往見隆悶絕將歸家犬為不食比隆復蘇始食隆愈
愛惜同於親戚

太興二年吳郡米廬無故自壞是歲大飢

晉書五行志

成帝時三吳女子簪白花望之如素棹傳言天公織女

死為之著服俄太后杜氏崩

苑木錄

隆安初吳郡治下狗常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
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一狗有兩三頭皆前向亂

吠無幾孫恩亂

歷代神異感應錄

謝邈之為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至平望亭夜風雨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下有燈火往投之得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方纖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許覽求寄宿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止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以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回視不見向屋惟有兩冢榛莽甚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間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事告之女子曰此是

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噎至豕號咷不復嫁

出錄
異記

吳人費季客遊數年時道路多寇妻常憂之季與同輩
旅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數年臨來
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
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
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向吾取汝釵
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

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自來歸還

搜神記

王敬伯年十八仕為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銀鐺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瑩篴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挂瑩篴彈弦作歌女脫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妍以哀願為星與漢

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
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為烟與霧
氤氲共容姿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卧具繡枕腕囊
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爪荅之來日
聞吳令劉惠時妾船中失錦及卧具等檢括諸同行
至敬伯船獲之敬伯具述夜來事及與從者女儀粧并
所贈荅物令使檢之於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內奩中
得玉琴爪令乃以壻禮敬伯厚加贈遺而別敬伯訪

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

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衆皆聞之井

吼三日

法苑珠林

宋劉元字幼祖少好雲水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乃去裕遊吳郡虎丘山心欲留焉夜臨風長嘯望月鼓琴於劍池上忽聞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之

衣垂鈿帶拜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吳王
愛女豈非韓重妻紫珪耶少頃紫珪至便與元同行
恍惚間及一門約去虎丘二三里雖見宮闕惟聞風
聲女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
忌不美此人恐為君患若北還仕魏朝官亦不減牧
伯曉忽不見乃在一大陵松柏下元乃北歸後仕魏

累青州刺史

稽神
異苑

虎丘山寺有月支僧支曇籙特賦妙聲善唄弄嘗夢天

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梵清響妙絕宋孝武敕請

至郡從受五戒

法苑珠林

楞迦山有唐侍郎輝祖墓凡十七世紹興間產紫芝數
本未幾侍郎之子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

吳郡志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八

宋 范成大 撰

攷證

勾吳太伯之奔荊蠻義而從者千餘家號曰勾吳史記
注曰勾吳太吳也史記正義引宋忠世本注云勾吳
太伯始所居地名也許慎注淮南子云勾吳吳人語
不正言吳而加以勾顏師古曰勾夷俗之發聲也亦
猶越謂之於越也史記正義又云去梅里東南六十

里十九世壽夢居之始號勾吳與史記太伯時已號
勾吳不同疑正義誤太伯舊城史記正義云太伯居
梅里屬今常州無錫去此東南六十里十九世孫壽
夢居之二十一代孫光使子齊築闔閭城都之今蘇
州是也世本又云諸樊徙吳安即今蘇州二說不同
大抵泰伯之後吳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於今之郡
城中間遷徙不出數十里之內也梅里屬吳縣史記
正義唐張守節所撰是時或屬無錫爾

太伯古公長子韋昭云武王革商追封為侯伯故曰太伯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案此恐只是伯之舊名韋說似迂

仲雍太伯弟與其兄同奔吳世本云吳熟哉始居蕃離宋忠注云熟哉仲雍字也案雍是熟食故名仲雍字熟哉括地志云仲雍冢在常熟縣西北三里海隅山上蕃離今吳餘暨縣世本所載仲雍名字似鑿然不敢沒其說姑寓於此餘暨前漢地理志云蕭山潘水

所出東入海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師古
曰暨音既

泰伯三讓今吳縣有三讓鄉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史記正義引江熙
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
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
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
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

病而託採藥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
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
使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

虞仲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
虞仲史記正義引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
曰虞仲左傳云太伯虞仲文王之昭按周章弟亦稱
虞仲當是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號曰虞仲然太伯
弟仲雍又稱虞仲者當是周章弟封於虞仲雍是其

始祖後代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

吳王壽夢書傳名稱不同史記正義解夢莫公反當周簡王元年左傳云吳子乘卒杜預云壽夢也左傳及世本又云吳孰姑壽夢也世謂孰夢諸也春秋傳壽作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云舊讀月諸為姑是以姑為諸則知孰姑壽夢一人耳又名乘

吳王闔閭十九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敗吳于槁李左傳謂闔廬傷將指卒於陘史記乃謂敗之姑蘇姑

蘇自是夫差敗處史記正義謂姑蘇檣李相去二百里疑太史公誤又吳王夫差二年悉兵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此語亦誤當云報檣李耳

吳王闔廬史記作此廬字它傳記又用此閭字不能堅知其的今據所出處兩存之

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為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為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為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

圖誌亦曰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酈元注水經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口西為吳東為會稽後分為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時冰為吳郡太守舒為會稽太守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并陶回為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

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為三吳甚明又虞譚傳蘇峻反譚為吳興太守詔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輿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簡差互耶或云虞

譚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譚自
為吳興太守矣增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
詔攷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寶救三吳者以
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
及郡國志別說為正

吳會世多稱吳門為吳會意謂吳為東南一都會也自
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
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於會之一字而稱

之者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為吳會稽二郡後世指
二淞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荊州
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
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為說南連吳會通言
二淞江南形勢豈謂荊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
文淞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為吳會分界
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
郡錢塘人隱居剡山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

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兩郡各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或謂會稽二字可以單稱會乎按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隸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為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

三江按司馬相如上林賦叙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漾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去太湖數千里外中隔大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

灌三江而溯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
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後
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
自隔大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
入于五湖淮汝自從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
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之
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未必謂入于震澤
也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

川今三江故道古今變遷已不可堅定然禹貢之說
謂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
所入然後震澤底定亦水之理也水經云中江在丹
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
南五十里北江在毘陵北界東入于海據此則水經
亦謂中江北江皆在震澤傍近但其跡不可攷耳與
孔安國謂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江以入海遠
近絕不同史記正義解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云三江

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又引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是也言理三江入海非入震澤也按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有溪並下太湖太湖

東北流各至三江口入海其源無通彭蠡湖及太湖處並阻山陸諸儒及地志等解三江既入皆非也周禮職方氏云揚州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按五湖三江者韋昭注非也其源俱不通太湖引解三江既入失之遠矣郡國志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韋昭曰三江為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水經亦載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虞氏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為三又云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世遂以

韋昭為謬謂錢塘浦陽元不與震澤相關也水經謂
浦陽一名潘水在會稽界而彭蠡乃宮亭湖去震澤
更遠虞氏之說尤荒唐今松江之傍有小村落名三
江口酈善長云松江自湖東北逕七十里至江水分
流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
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謂此地史記春申君傳云還為
越王禽三渚之浦正義引戰國策三江之浦即此是
案三江口異名者三姑備錄之

五湖即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周官揚州其浸五湖
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
故以五湖為名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
湖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也
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勾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
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案此吳越戰於
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
又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岬

五灣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里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濶二里其口南則莫里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及北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莫湖連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濶二里其口東南岬樹里山西北岸長山湖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其口濶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即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岬湖周迴一百九

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又解五宗世家五湖之間云五湖謂具區洮滬彭蠡青草也又云游莫貢陵為五湖並太湖東岬今連太湖蓋後五湖當是也今案史記正義及顧夷所記五湖今並相連五宗世家解又以後五湖之說為是則五湖為太湖一湖甚明越絕書云太湖濶三萬六千頃則一湖所占廣矣史記正義又引吳地記云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則江湖通為笠

澤矣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
史記三苗國左洞庭右彭蠡裴駰注云今太湖中包
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其極者名洞庭此洞庭非與
彭蠡為對者但通呼洞庭耳彭蠡即宮亭湖爾裴說
殊為不審又水經孫皓天璽元年臨平湖開又於湖
邊得小石上刻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璽元年孫
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證五湖之石瑞也以此見古
人通名浙西澤藪謂之五湖又晉楊泉五湖賦止為

太湖而作此一證也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

之氣故一水五名或又以太湖射貴湖洮湖

一名長塘湖在

義興上湖與隔湖為五湖尤繆

封門續圖經謂作封門取封禺山以為名封禺今屬吳

興亦未有據按史記正義吳世家吳東門解云闔閭

城無東門引吳俗傳越伐吳伍子胥見夢越軍令從

東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築壇祭子胥乃開渠

自羅城東開門入吳至今猶名示浦門曰鱣

普字切鱣

音淨

又伍子胥傳吳東門解亦云東門鱖門謂鱖門也
今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城開此門有
鱖鱖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鱖魚又名江豚欲
風則湧據此葑門乃有別意葑鱖音相近云

洞庭東西兩山在吳松江南太湖之中韋蘇州謂皮陸
唱和之所近時蘇子美詩云笠澤魚肥人膾玉洞庭
柑熟客分金即吳松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
者即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波乃湖水非江也蓋乍

此湖爾比見岳州集古今題詠刻石龕于岳陽樓上
如蘇州皮陸及子美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不可不
考

胥山在太湖口上有伍子胥廟舟行自此入太湖故名
胥口或曰吳王既殺子胥盛以鷁夷投諸江史記謂
吳人為立祠於江上號曰胥山今自吳故城至胥山
四十里之近殺而投之湖中容有此理後世乃以子
胥為濤神謂浙江之濤子胥所作又以杭之吳山為

子胥祠或亦曰胥山然吳故城去浙江乃三百八十里不應投奔如許之遠以事理論之吳之胥山為近吳錄又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今胥山去浙江何止百里吳錄所指或指松江耶今具存其說云古今廟宇遷移固不定而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解言祠江上名曰胥山謂太史公之說非是引吳地記云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因立

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會稽太守麋
豹移廟於吳郭東門外道南顧夷作吳地記時其廟
尚在案此即始廟不在胥山太史公乃云因命曰胥
山正義又引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遶胥湖東岬山西
臨胥湖有古子胥二王廟張守節按此廟不干子胥
事太史公誤矣据此則史記所云尚可疑乾道中胥
山廟久廢鄉人復修之姑據史記所說以祠子胥有
周路分者善書題其廟額而盤門內亦有廟焉王充

論衡亦論濤神之誣曰儒書言夫差殺子胥煮之於
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恚恨臨水為濤溺殺人夫
言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恚恨臨水為
濤者虛也衛蘧子路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
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子胥亦自先入
鼎鑊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于江水哉
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

城隍廟其初春申君也唐碑具在按史記春申君在楚

請封於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越絕書吳伐楚
封春申君於吳吳地記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
其說不同宜以史記為正

婁縣在崑山縣東北三里一村落也蓋崑山舊治或云
在漢為繆縣後避錢鏐諱改崑山案吳志張昭拜輔
吳將軍封婁侯則縣之為婁舊矣漢書云改於王莽
時

信義古縣名蕭梁時分婁縣置信義縣屬信義郡大同

初廢復分信義屬崑山今縣西二十里有村曰信義
疑此古縣地也土人或訛為鎮義

韋蘇州唐史不為立傳按其行事頗逸按白樂天吳郡
詩石記云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刺史後三十七年
樂天亦佩蘇印實寶歷元年記中目應物為碩人則
在當時已有重名應物詩清深妍麗有六朝風致其
自敘乃謂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
始折節讀書然觀其人賦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

地焚香而坐而詩格高潔不似晚節把筆學為文者
豈其自敘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
乃工耳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
至於蘇州集中亦足攷其履歷乃以為史家軼其行
事故不書惜哉劉禹錫集又有太和六年舉自代一
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
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又有出身
天寶今幾年之語則常逮事天寶間矣又燕李錄事

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以編年通
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
天寶間已年十五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說者謂禹錫
與白居易同時視應物輩行迥不同禹錫所舉或別
是一人也

韓駒蔡寬
夫等詩話

半夜鐘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
聲到客船在閭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句雖佳其
奈三更非撞鐘時歐公盖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

實半夜鳴鐘或謂之定夜鐘不足以病繼也南史丘仲孚吳興人好學讀書常以半夜鐘鳴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詩云半夜鐘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聽鐘聲吳中半夜鐘其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溫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窻半夜鐘何獨於繼而疑之

王直方石林二詩
話詩眼學林新篇

響大師崑山惠聚寺石像也寺創於梁天監中開山僧

乃惠響今有古石像在靈山院小洞中俗人扣之鏗然有聲遂呼響大師以為山中奇事甚可笑響後駐錫揚子江心蝦蟆山於此入滅山上僧院有碑刻載崑山創寺本末頗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祜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郊墓誌云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鄭郢而卒考此語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穉能詩上方留題或者

疑乃其父庭玠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後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遊吳至崑山乃留題事無考證不敢信撫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祜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祜之留題必是樂天宇蘇時也

太和宮在盤門外續圖經云唐相畢瑊之別業按畢瑊未嘗相相者畢誠也

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崧岡徘徊岡福山岡舊圖經
云並在吳縣界今次第攷之上之四岡屬崑山下三
岡屬常熟言其地則與吳縣大相遼絕

織里橋今訛為吉利橋

帶城橋今訛為戴城橋

交讓巷今訛為甘漿巷

吳郡志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四十九

宋 范成大 撰

雜詠

吳中風物之美騷人墨客凡所賦詠皆以類見無所附麗者則萃于此其目有八

一曰紀詠

白居易吳中好風景詩二首吳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天微

雨散江郭纖塵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船舫活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晚色萬家烟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況當豐熟歲好

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崔融次韻洛渚問
吳潮吳門想洛橋夕煙楊柳岸春水木蘭橈城邑南樓
近星辰北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飈蘇子美過蘇
州東出盤門刮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
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感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
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棹區區暮亦行杜牧經閭閻城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何人處終年水自流孤
煙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慘愁劉禹
錫憶秦草館娃宮外姑蘇臺鬱鬱芊芊撥
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子裙裾曾拂來

二曰遊覽

蘇子美遊山上春遊南峰出自閭扉西崎嶇
緣田塍時又涉狹磧午初至峰下先躋爛石

碑僧廬頗新鮮丹青晁朝曦云昔支公居石迹有馬蹄
踰嶺到天平上觀石屋危蒼壁瀉白泉對之已忘疲西
巖列窻戶玲瓏透斜暉巖然似釘餌人力安可施朝食
下木瀆市物俗所宜琴臺昔嘗遊回首憶舊題南向又

度嶺盤屈靡鹿蹊招身趨寶華未到聞法輦松澗見廣
路平如隱金鉤寺壓兩山脚三面張屏幃夜闌宿虛堂
清甚無夢思西南登堯峰俗云堯所基洪川不能沒上
有萬衆棲中道舍籃輿從者亦汗衣闢陸巧步趨健馬
英可追自傷幹軀大兩股酸不隨巖雨灑磴滑惟賴枯
筇枝四顧物象殊雖困強自持竹木互支撐小閣架險
梯凌晨過橫山蹴踏雲霞低身如插翅翼下見鴻鵠卑
却視衆壑林密若薺麥齊是皆楞樅材春登綠翠姿一
方紺碧瓦樓殿貼地飛右顧萬頃湖東與天相迷日炙
白煙開風驅銀山移旁過折腰塔鐵輪盡顛隳近爲震
霆拔火烈瓦甃糜未知天之意摧此將何爲迤邐瞰薦
福愛此路側池清無一點塵蝦魚潛瑠璃寶積仰脩竹
整如翠羽旗楞伽屋老朽是亦傳者非北渡千丈橋柱
裊欄傾欹攬衣俯而趨愁爲溪風吹遇勝輒自留仰嘯
中屢遺永言嘉謔浪把酒先嘻嘻予履閑奇怪瞪睨惟
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疑身彼留憩此夢寐

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向者却是夢反復又自疑
神明日夜往內顧行者尸何由擺塵坐禁辱兩莫期清
泉與白雲終老得自怡蘇軾和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
觀燈二首不覺朱輪輟後塵爭看繡幃錦纒輪洛濱侍
從三人貴京兆平反一笑春但逐東山攜妓女那知後
閣走窮賓滯留不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翻翻
縱騎走香塵激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
傾倒五湖春安排詩律追強對踏蹬歸期為惡賓墮珥
遺簪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回人○胡宿彭山贈貫之彭
山隔重湖落日見孤塔揚舲入空曠煙樹散鷺鴨山中
老癯仙萬頃纖芥納垂風落珠唾暝色遠相谷平生爾
汝分磁鐵契已狎萬緣一笑空箇處無刺法方舟過谷
隱風雨寒霎霎黎明帶星歸尚及齋鼓踏臨岐
戒後會梅熟新秋插期我散繡楮莫忘鷗盟歛

三曰書事

李紳過吳門煙水吳都郭閭門架碧流綠楊
淺深巷青翰往來舟朱戶十家室丹楹百處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

三

樓水光搖極浦草色辨長洲憶作麻衣客曾為旅棹遊
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韋貞元中曾為旅棹遊
以仲李年同鎮會稽則當時賓客郡吏同孟浩然
公太一弟在喪者至盡花寺聽鶯入春湖看鴈留里吟傳
綺唱鄉語認飲謳橋轉攢虹飲波通闕鷁浮竹扉梅
靜水檻橘園幽絕堵荒藤苑穿巖破虎丘舊風猶越鼓
餘俗尚吳鉤故館曾開訪遺基亦徧搜吹臺山木盡香
徑佛宮秋帳殿孤蒲掩雲房霧露收芋羅妖廢滅荆棘
鬼包羞風月俄黃綬經過半白頭元從七年余以校書
范十伶人傳正為郡而貞元中賓客散落半已再至余
來冠蓋容非復別離愁為太日者中問客客惟令起已再至余
居不更知索乃甚令威河柳數也邑郡則元和中余赴蘇州相識劉禹錫
水風搖綠旆隄柳引鳴騶問吏兒孫隔呼名禮敬修顧
瞻殊宿昔語默過悲憂義感心空在容衰日易偷還持
滄海詔從此布皇猷韋應物軍中冬燕滄海已云晏皇
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人茲邦實大藩伐鼓

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謬朝寄英賢降
上賓旋罄周旋禮媿無海陸珍庭中九劔闌堂上歌吹
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感大醪況同忻
顧謂軍中士報答何由申曹松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
中書事勝異恣遊應未遍路歧猶去幾時還浪花湖濶
虹蜺斷柳綠村深鳥雀閑千室綺羅浮畫檝兩州綠竹
會茶山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間王元之盡
怪吳蘇地瓊花冷不銷時賢臨水國天氣似中朝密逐
江雲墮輕隨海吹飄影沈松塢亂片響蓬蕉粉拂龍
頭舫繒鋪鴈齒橋煮茶收歲計宜稻採民謠拔笋芽先
出欺梅藥自凋誰言未盈尺猶稱不封條郡守齊黃霸
明君邁帝堯縣官惜歌詠翻恐笑漁樵李嘉祐自蘇臺
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恨然有作因寄從弟紆
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
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岫一作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
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梅峯五日公

宴虎符新合晚芳天良會難并樂與賢心愧白公求治切下車三月始開筵

車白三公句宴詩云下

蘇軾問立汪君

二家雨中飲酒二首小圃陰陰遍酒塵方塘灩澦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五紀歸來鬢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駐馬橋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闌吳王從令却笑風流守畫戟空凝燕寢香皮日休吳中言情寄魯望古來儻父愛吳鄉一上胥臺不可忘愛酒有情如手足除詩無計作膏肓宴時不報琅書味齋日難判玉鱗香為說松江堪花處滿船煙月濕莎裳陸龜蒙菰煙蘆雪是儂鄉釣線隨身好坐忘徒愛右軍為點畫閑披左氏得膏肓無因月殿聞移屣祗有風汀去採香莫問江邊魚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蘇子美九月五日

一夜出獵門書呈黃尉紺紬幕見黃金鉤珠璣磊落澄

一作不流紛紛媚景動波上的的遠勢生

一作沙頭前

山漸昏漁唱息惟有疎簾吟窮秋子方弭楫對此景時
 欲乘興長城遊青娥蕩槩忽遠至雖有雅約猶頗羞綵
 舟鮮明四窻闌蘭耐辛滑佳賓留歌餘清冽貫衆耳笑
 動姿采生香幃玉盤鱸光一色鉅簇有核隨所搜河
 斜參倒氣愈浩我起飲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得
 迨得此難再求區區才知自勞役擾擾塵俗多悲憂已
 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散空離愁蘇子美邂逅劉公尤
 於平望之西聯舟夜語走筆敘意昔別蘋初生離謳發
 清商吳閶幾何時遺轉猶在梁我亦遊宦者吳會非我
 鄉三考一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語弭棹水中央
 淡影月照戶遙音鴈南翔據意良未盡詎及羅酒漿子
 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欽崎慎所歷無令馬玄黃林歌
 寒食家家踏曉晴好風吹我出重城幾灣野水迎人白
 數點家山刮眼明已有鴛原聯乘樂何須鷓尾並撓行
 山前父老應相笑爲我頻來學送迎林希初至吳門示
 諸弟兼呈伯原教授夢寐家山忽五春君恩乞與守符

新便推白傅為前政更得梁鴻作部民入境喜逢餘秉
德舉杯無復歎鱸膺左司西掖誠非據尤是詩情愧昔

人夢得與樂天詩云
蘇州判史例能詩云
西掖省今未及司余

四曰懷古

許渾宮館餘基輟棹過黍苗無限獨悲歌荒
臺麋鹿爭新草空苑鳬鷺占淺莎江上雨來

虛檻冷海邊風起遠帆多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月東流
生白波陸龜蒙疊韻吳宮詞二首膚愉吳都姝眷戀便
殿宴逡巡新春人轉面見戰箭○紅櫳通東風翠珥醉
易墜平明兵盈城棄置遂至地皮日休浸深尋嶽岑勢
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袂逝○粉指替製曳康
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牆亡房廊香杜牧越兵驅綺羅
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臺荒麋跡多萊萸垂曉露
落落秋波無遣君王醉滿城頓翠娥○香逕遶吳宮千
帆落照中鶴鳴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帶晚莎綠池連
秋蓼紅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劉商懷古送李秀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下第歸江南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倚秋明
雲白萬林空低望吳田三百里當時雄盛何如此千仞
無根立平地臺前夾月吹玉鸞臺上迎涼撼金翠銀河
倒瀉君王醉艷酒裁冠賜西子宮娃酣態舞娉婷香飈
四颯真珠墜伍員結古長歎忠諫無因能到耳城烏
啼晝海霞銷深掩金屏日高睡王道潛隨伍員死河斗
中間瞻王氣會稽勾踐擁長矛萬里馬蹄掃空壘瓦解
冰消真可恥凝艷妖芳安足恃可憐荒苑雨冥濛麋鹿
呦呦遠遺趾君懷逸氣還東吳狂吟日日遊姑蘇興來
下筆倒奇景瑤盤迸灑鮫人珠大鵬矯翼翻雲勁危峰
霽後凌天孤海潮秋打羅剎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
凝思萬慮無霓幢房歸遊仙都琳琅暗戛玉華殿天香
靜杳金芙蓉君聲日下聞來久清贍何人堪敵手我逃
名迹遁西林不得瀟陵傾別酒莫便五湖爲隱淪年年
三十昇
仙人

五曰題贈

蘇舜欽
亭滄波間築室喬樹杪窮經交聖賢放意狎

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圖名利場有士同所
好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晨闢予門疎爽見姿表

大篇隨自出爛漫風力老安敢當所褒讀之欲驚倒開
軒延與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京塵識子恨不早扶疎

珊瑚枝本不自雕巧常珍玉府中何故委衰草秋風還
故鄉無或歎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當自保王元之贈

草庵禪師陽山山下草庵深陽山亦寂寂香燈對遠岑
莫怪相看總無語坐禪為政一般心梅摯酬張無夢一

夢浮生無夢身先生真是古之真寢天子曰古之真人其
藥函裁得瑤章秘還寄吳門吏隱人詩天橋初覺之真憂人其

士石刻今存聽右相去
忠三十五年予領郡復承長
年即有南昌之先派乎

六曰寄贈

樂天重谷劉和州
來篇云蘇州刺史例能詩
誰共吳王開是欠西施知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文章替左司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被人知花邊
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劒池可惜當時好風景吳王

應不解吟詩臨錄香徑張籍寄白二十二使君詩三朝出

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老身登第早年同座主題書今

日是州人閭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後新此處吟

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皮日休吳中書事寄吳南

裴尚書萬家無事鏤蘭橈鄉味腥多厭紫鶯江文通集

也切水似碁文交度郭柳如行障嚴遮橋青梅蒂重初迎

雨白鳥羣高欲避潮惟望舊知憐此意得為愴鬼也逍

遙陸龜蒙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紛老寂寥三泖涼

波漁絕動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五茸春草雅媒驕吳王

各賦所名雲藏野寺分金利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

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王禹偁隱舊遊寄致仕了倩

寺丞橋映家家柳淫通處處蓮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

天草沒潮泥上沙明蟬火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庭船

蘇子美贈荆暉求詩全吳氣象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

零落江山應寂寥。會將趨古淡，先可鎮浮囂。好是長吟處，霜天看怒潮。王禹偁除夜寄羅評事同年歲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曉色盡人枕。夜濤眠移棹，燈搖浪開窻。雪滿天無因，一乘興同醉太湖船。胡宿寄蘇州知府蔣密學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望滯鹽梅。武林間歲移星座，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逸思，吳王風月屬高才。空傳宴寢凝香句，公吳中前後題詠好酒無因得仰陪。又寄子美學士，者多吳橋佳句傳誦都下文嚶嚶信未通，金谷經為年少客。滄浪翻作主人翁，山川勝氣生吟次，風月高情寄飲中。身外不須論得喪，儻來軒冕古今同。蔣之奇賀兄之翰寵換蘇印二首，久次含香厭粉闌，懇求茂苑得州麾。却尋舊日池臺勝，蘇臺有勝之上冢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邊沙遠，兩乞奇尉日遊此，猶憶當年几杖隨。入里下車修敬日，過家東南一麾以遂。○早同侍宦向長洲，今擁旌麾訪舊遊。自古風流詩酒地，韋蘇州後蔣蘇州。蔣之翰恥向承平

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投老猶疑

筆硯隨叔伯必考太預檢尉閱凡有撰述翰書之類忠義一門均許國

箕裘萬石亦遭時叔謂也類典太○郡尉者五後人帥之

業當看帝載熙叔謂也類典太○從來疎拙懶身謀攬轡登車已

倦遊幸有醉鄉為樂地何妨吟嘯老東州劉禹錫報白

君報白君別來已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雙

飛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了頭小

兒盡畫柴長袂女郎簪翠翹郡齊北軒卷羅幕碧池遠

迤遶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鋪彩霞吳娃足

情言語點越客有酒巾冠斜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

光向杯酒酒酣襍飛逸韻至今傳在人人人口報白君

相思空望嵩丘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

白君有妓迎洛歸錢塘劉禹錫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游宴之盛

因以酬戲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

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

橋劍戟隨若共吳王關百草不知應一作是欠西施

七曰留別

白居易別蘇州浩浩姑蘇民鬱鬱長洲城來慙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斑白列

黎毗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錢筵猶未收征棹不可
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聲悵望武丘路沈吟許水亭
還鄉信有與去郡能無情崔璞蒙恩除替兩載求人瘼
三春受代歸務繁多簿籍才短乏恩威共里乖天獎分
憂值歲饑遽蒙交郡紱除到郡十二箇月安敢整朝衣作
牧慙為政思鄉念式微儻容還故里高卧掩柴扉賈島
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人過梅嶺上歲歲北風寒落日
孤舟去青山萬里看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
涯事只應持釣竿賀力牧別蘇州人徘徊睇閭闔悵
望極姑蘇慨笑嗟荒運悲哉惜霸圖子常終覆郢宰詬
遂亡吳官毀無巢燕城空有樂鳥茲邦號端委多士自
相趨照廡同燕石光車等魏珠言離已惆悵急別更踟
躕若訪任公子求魚東海隅林希將之宣城吳門效白
樂天體被詔守東吳夜渡揚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

洛塵此邦多賢豪沉復平生親初欲循故事公宴月三
旬庶以敘契闊豈徒樂吾身臨州未閱月吏牘方紛紜
避嫌俄得請主地翻為賓樽酒未重持行樂知何因物
理可勝歎俯仰迹已陳趣整震澤帆遙挹敬亭春五月
而報政速哉彼齊人今我若置郵何德於吳民舉手謝
吳民自笑行役頻使君不能詩煩如迎送勤來慙白太
守去愧謝宣城疊嶂樓有懷吳門朱伯原虎丘換得敬
亭山句水松陵數舍間天下難如兩州好君恩乞與一
身閒漸無牒訴煩敲朴喜有林泉數往還猶想朋雲隱
君子思歸時見鬢毛斑

八曰贈別

獨孤及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
序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政能

使綱不紊吏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
未書也而謗及之臧倉之徒得騁其媒孽子於是竟謫
為南巴尉而吾子直謂予已仕愠不見色於其胃臆未
嘗蒂芥會同譴有叫閤者天子命憲府雜鞠且廷辨其

激故有後命俾除館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艤船吳門
將泝江而西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機飛不搏不高矢不
激不遠何知去南巴之不為大來之機括乎由圖南而
致九萬吾惟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
奈遠別何同乎道者盡偕賦詩以貺吾子歐陽詹送許
少府之仕序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
才若地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
難其人今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
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
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
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月隨牒之官玉貌青春芬芳有
清望棠陰而委質鬱蘭陔以辭親征車麟麟所往在目
異時九仞由茲一簣在邦由家不出於忠信許君常以
為已任夫何恤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軫念於離別非
所以為士也行乎權德輿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序士
君子簞仕之門有以代德麻廕而奉清廟齋祠者及夫

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之
其於獎人為善之義深矣從兄承舄奕簪纓之後荷歲
蕤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署
崑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衡之佳句僑舊耕植多依
是間上有良二千石為東諸侯表率其飭躬敬事夙夜
勤敏椎輪積水或在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興序其所
由俾羣從偕賦劉禹錫三載為吳郡臨岐祖帳開雖非
謝桀黠且為一徘徊○流水閭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
送客處今日自魂銷白樂天代諸妓贈送周判官妓筵
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汎扁舟尋范蠡且隨
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回否娃館秋涼却到無好與
使君為老伴歸來休染白髭鬚○皮日休和崔諫議歸
以六韻賜示因佇酬獻欲下持衡詔先容解印歸露濃
春後澤霜薄霽來威舊化堪治疾餘思可療飢隔花攀
去棹穿柳挽行衣佐理能無取酬知力甚微空將千感
淚異日拜黃扉陸龜蒙謹和諫議罷郡敘懷六韻已報

東吳政初捐左契歸天應酬苦節人不犯寒威江上思
重借朝端望載飢紫泥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情何
遠裁詩思極微待升銘造日江海問漁扉李白送客歸
吳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惟坐卧歸
島花開灼灼汀柳細依依別後無餘事還應掃釣磯張
衆甫送李司直使吳使臣方擁傳王事速辭家震澤逢
殘雨新豐過落花水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有離
恨春江無限沙杜牧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
贈行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
美下馬此送君高歌為君醉念君芭材能百工在城壘
空山三十年鹿裘挂牕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己舉
酒屬吳門今朝為君起懸弓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
即戰賊為吏即為吏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
西公涵涵大君子當思掄薜材一為國家治譬如匠見
木礙眼皆不棄大者蠹十圍小者細一指梲櫪與棟梁
施之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為者亦

受公恩紀處士常有言殘廢爲大豕常恨兩手空不得
一馬篋今依隴西公如虎傳兩翅公非刺史材當坐巖
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
寺疎煙疊疊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
公或憶姓名爲說都憔悴杜牧懷吳中馮秀才長洲苑
外草蕭蕭却算遊程歲月遙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
雨過楓橋許渾送張尊師歸洞庭能琴道士洞庭歸風
滿歸帆路不迷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果雨來低杉
松近晚移花掩巖谷初寒蓋藥畦他日相思兩行字誰
人知處武陵溪又送元晝上人歸蘇州三年無事客吳
鄉南宅春深碧草長共醉八門迴畫舸獨還三徑掩書
堂前山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經歲別離心盡
苦何堪紅葉下清漳李頎送顧朝陽還吳寂寞俱不偶
裏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卧包山春舊國指飛鳥滄
波愁旅人開樽洛水上怨別柳花新顧非熊送僧歸洞
庭江山萬萬里歸去指何峰未入連雲寺先齋越浪鍾

風香迴棧橘秋色出庵松若救吳人病須降震澤龍殷
飛蒲送客還吳吳國水中央波濤白渺茫衣逢梅雨漬
船入稻花香海底通鹽竈山村帶蜜房欲知蘇小小君
始到錢塘李頻送劉山人歸洞庭去意無人命惟應道
是從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鍾秋盡戶蛩急夜深山雨
重當時將隱者分得幾株松卽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兄
梅爛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丘煙到時自見成行鴈
別處休聽滿樹蟬賣劍爲賒吳市酒攜家猶借洞庭船
待看春榜來江外名占蓬萊第幾仙蘇州寒食日送人
歸觀江城寒食下花木慘離魂幾宿投山寺孤帆過海
門蓬聲發火雨柳色禁煙村定看高堂後斑衣減淚痕
送羅著作兩浙按獄蘇州作吳縣宰使印星車適舊遊陶潛
今日在瀛洲科條盡曉三千罪囹圄應空十二州蒨綬
有香籠驛馬皇華無暇狎沙鷗歸來重過姑蘇郡莫妄
題名向虎丘蘇子美送人還吳江雲春重雨垂垂索寞
情懷送客歸不慣東流促迴棹羨他雙燕逆風飛胡宿

送楊中允宰常熟丹舸傍江潯嘔啞遠艣音新科持片
玉能政引孤琴美進宮坊秩榮歸里閑心名參天下雋
歌著邑中黔地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吳山幾屏秀楚
水一篙深晚鼓停餘疊秋帆卧半陰平時按方驥後夜
望橫參陶菊何妨醉江毫且剌吟悠悠河上別千里鬱
朋簪胡宿送顯忠上人歸吳郡秋風隨處起振錫不留
行却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通少林默詩得苧山清
幾夕巖牕下忘眠聽瀑聲梅堯臣送唐紫微知蘇臺洞
庭五月水生寒廬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闌
閭城下見驂鸞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踰拜上官曾
過揚州能慣否劉郎蓋底勸須寬梅堯臣送裴如晦宰
吳江吳江田有粳粳香舂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膾堪
切炊粳調橙虀飽食不爲餐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
長橋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躍明鏡裂誰
能與子同去若秋鷹擊黃鑑送李殿省赴任常熟元都
昆吳山紫翠倚晴空潘令風流向此中雨飽公田方稼

稔春生香選雜葩紅綠臚銜尾凌波駛頽鯉駢頭薦俎
豐王李情深重睽索南雲延脰極飛鴻郭祥正姑蘇行
送胡唐臣入幕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
宮殿惟荒墟使君誰何好平恕寬則脂韋猛則虎只今
卧治聞黃公更得高才歸幙府願令里巷歌召南風化
流行成樂土昔年引對大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持
使節臨朔方威霽秋霜愛春雨玉上青蠅誰強指鼻端
有堊寧傷斧升沉偶爾非吾嗟不用東方且為鼠豈聞
絕代無佳人何必西施妙歌舞盛傾綠酒繪肥鱸承詔
還從大梁去又送朱伯原秘校泠泠皖溪水悠悠天柱
雲雲行水光動水洗雲影分幽人坐卧吟孤絕迥出羣
資彼雲水香釋此塵垢紛胡為條言別扁舟連夜發往
登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却尋史遷迹但見蒼煙滅覽古
竟論今治吳校工拙有才不得施著書貽後世何必腰
黃金自享千載貴鱸魚秋正熟雲泉味尤美若逢吳市
門更訪長生理胡宿送太守晏大夫畫角城頭向晚悲

鄧侯歸旆已臨岐西郊祖帳傾簪紱南國離聲動管絃
千里去思歌召父三年遺愛泣吳兒甘棠寂寞江邊路
正是清陰蔽節時程俱送葉善卷致仕歸吳衛尉新除
盖次公便拋簪紱向江東秋鱸正與尊絲美夜鶴休驚
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壑與誰同自憐華髮
無歸處慚愧冥冥物外鴻許渾吳門送客吳歌咽深思
楚客怨歸程寺曉樓臺迴一作連江秋管吹清早潮低
水檻殘月下山城惆悵回舟日湘南春草生劉放送裴
二知蘇州著書玄尚白送客鬼椰揄積水望江海秋風
吹軸轡貴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明南國驩聲接
舊吳曉霜繁橘柚過雨熟菰蒲安得如吾子從君飛隼
鳬蔡肇送錢齊明倅蘇州一尉東南屈指中雍容車騎
舊兒童郎君扇枕家山晚侍史焚香省戶空十里浮梁
晴卧竦一江春水淨磨銅三年官滿東吳去為具扁舟
破浪風○洞庭飛雨打湘絃燕寢凝香思窈然四者難
并知我老七言俱賦為君妍雜花遶徑迎籃輦春鳥喧

洲起畫船聞道山公方
啟事重看一鶚在秋天



吳郡志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郡志卷五十

宋 范成大 撰

雜志

吳王僚時吳邊邑處女與楚之邊邑卑梁之女蠶爭界
上之桑二家相攻吳不勝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王
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鍾離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
子光為我具酒期無變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

恨之色不可不防王僚乃被棠鍔之甲三重使兵衛陣於道自宮門至於光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胸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光伏甲士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以位遜季札季札曰苟先君無廢祀社稷有奉

乃吾君也吾誰怨乎哀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公子蓋
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光殺王僚自立乃
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吳越
春秋

越王句踐既以西施鄭旦獻夫差又飾美女八人納太
宰嚭曰子苟能放越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案
此夫差君臣皆為美色所蠱以致破國亡身焉

吳王夫差既為越王句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幘吾

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幘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晉安北將軍范汪為桓溫所免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為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咸安二年桓溫矯太后詔令廢帝為海西公徙居吳縣西七里勅吳國內史刁彛防衛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太元十一年殂于吳與庾后合葬吳

陵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多
破亡吳國內史桓謙出奔無錫內史袁山松築扈瀆
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陝口轉寇扈瀆害山松浮
海而北劉裕等并軍躡之復沿海還南裕復大破恩
於扈瀆恩遂遠遁赴海自沈

咸和三年蘇峻反虞潭自吳興太守加督三吳晉陵宣
城義興五郡軍事遣將距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峻

平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

蘇峻之亂郡人顧衆為揚威將軍義興太守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將軍張慙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諭慙慙從之衆遣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為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戰于高茆大破之謨以庾冰還任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

錫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賊帥張健馬流攻
無錫颺等大敗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
由婁縣東倉與賊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芭會稽
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并檄衆為五郡大督護潭
前鋒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
衆率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固守紫壁可得金錢唐
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
臨平人范明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衆乃以明

為參軍合諸軍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為吳
令衆軍至路丘即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
等九軍攻賊大破之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
蔡謨謨以衆倡謀非己之力俱表相遜論者美之封
鄱陽縣伯

蘇峻之役王導潛與張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速起
義軍闓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又與吳郡內
史蔡謨等招集義兵討峻

蘇峻反遣其徒管商等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峻敗後其將劉微又率衆數千浮海入婁縣詔以郗鑒都督諸軍事討平之

桓玄太元末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

王廞以母喪居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為聲援廞即墨經合衆誅殺異已乃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入吳興義興聚兵衆潰奔走不知所

在

慕容皝僭位於燕以吳人爲吳縣隸燕國

苻堅將寇晉引羣臣會議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未可犯也

宋江夏文獻王義恭善騎馬好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帝聽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以屢遷失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

門僧達求須不滿欲遣主簿顧曠率門徒劫寺中沙
門竺法瑤財數百萬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
唐光啟初劇賊剽崑山招討使周寶遣將張郁戍海上
郁叛刺史王蘊調兵將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
城守寶遣兵討郁郁保常熟遂走海陵

楊茂實為蘇州刺史南面招討使周寶之壻也重斂人
不聊生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
聽乃殘郛署汙垣墉而去

淮將楊行密寇姑蘇別將秦裴屯崑山吳越將顧全武
擊裴圍之於崑山甚急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
武為長檄諭之裴乃納款

光啟中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逐刺史楊茂實擾其
地劫吳越貢賦錢鏐遣其弟鉞率兵破約約竄入海
中劫剽中箭死鏐以海昌鎮將沈璨權知州事

龍紀中錢鏐既破走徐約詔給事中杜孺休為刺史大
順元年李裕陷蘇州制置指揮使沈璨害孺休及其

兄延休而奔錢鏐鏐將誅之遂奔孫儒儒復以璨為蘇州制置使孺休延休異母弟同日生至是同日死人咸異之

景福元年錢鏐既平孫儒命從弟鉞為蘇州招緝使乾寧五年平臺濛又命曹圭為蘇州制置使皆鏐私官也

後梁開平中楊行密圍姑蘇錢鏐命其弟鋸鏐帥江海遊奕都虞候何逢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閭丘真

等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艘鏐
遂親巡姑蘇淮人圍姑蘇城中軍將孫琰號孫百萬
專製守禦之具淮人以洞屋攻城琰設高竿竿上著
大輪盤載大鐵渴烏引半繩運出城外而反其洞屋
鼓譟而揭去之賊兵盡露因加矢石淮人退舍尋復
縱巨石擊城聲如雷城中大懼琰乃盡取公私繩結
網用巨木張之蔽于城屋石之墜者悉著網中賊計

遂沮

備史
遺事

梁侯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為吳郡
太守吳興太守張嶷舉兵討景嶷稷之子也景號令
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吳盜陸緝等起兵
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宇文成侯寧為主

侯景敗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侯
瑱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瑱進
擊敗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遂
入海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三吳父老曰吾君之子也
陳亡吳人推瓛為主與蕭巖同據東吳之地隋使宇
文述討之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
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
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
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隋將燕榮擊破之瓛匿民
家為人所執送長安斬之吳會悉平

本傳

隋大業九年劉元進舉兵應楊玄感將渡江而玄感敗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共迎元進據吳郡衆至
十萬燮還俗道人長不滿七尺涉獵經史微知兵畧
時為崑山博士知天下將亂謀於學而起兵赴者如
歸自東陽至京口千餘里並受燮節度崇隱居常熟
美姿容少不籍長七尺三寸推崇為主煬帝將吐萬
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為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
破之燮戰死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
世充既渡江元進與崇俱為世充所殺劫魁帥先降

世充於通聖寺佛像前燒香為誓誓不誅殺吳人聞
世充有信誓一旬之間歸首略盡世充貪而無信利
在子女資財並坑斬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時以
為負擔殺降不祥武德之際果遂殲夷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法興棄毘陵犇吳
杜伏威遣輔公祐攻子通子通大敗東走太湖收合
亡散得二萬人龔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
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

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
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
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
距宣城皆有之伏威將王雄誕擊子通子通降聞人
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以崑山險隘
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
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上元元年劉展反江淮都統李峘自潤州犇宣城副使

李莊用曰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也收散卒得七百人東至蘇州募壯士得三千人立柵以拒展與展將張景超戰於郁墅兵敗景超遂據蘇州展以其將楊持璧為蘇州刺史明年展敗餘黨悉平展驍將王恒引兵東走至常熟而降

永貞二年李錡跋扈於浙西朝廷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為吏部

郎中元和二年錡果反以其腹心姚志安處蘇州蘇州刺史李素為志安所虜錡敗乃免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遍五年風月詠將殘可謂極宦遊之適矣其在蘇夜遊西武丘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蓋一月一遊武丘矣此詩中又識侍行容滿蟬態十妓姓名殊不以為嫌又因黃橘夜汎太湖其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

湖寄元稹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則是連五日夜在洞庭汎舟雖白公風格高邁好事
不窘束亦當時文法網疎不以為怪古今時異事異
有如此者其後劉禹錫守蘇白為河南尹又作憶舊
遊詩寄禹錫又有夢蘇州寄馮侍御詩眷眷此邦甚
厚則知吳在當時為名邦樂國能使賢者思之而不

忘今錄其詩以見一時人情物態之大略

白居易憶舊遊憶舊

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蒼苔
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洲苑綠柳萬

樹齊雲樓春酒一盃閨門曉嚴旗鼓出皋橋夕開船
舫迴脩娥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
前狂爛漫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夢周
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為誰好娃宮花枝應夜開賴
得劉郎解吟詠江山氣色合歸來周媚蘇州從事又夢
蘇州水閣寄馮侍御揚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
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此中昨夜共誰遊

咸通中崔璞守吳郡時皮日休為部從事與處士陸龜
蒙為文會之友風雨晦冥蓬蒿翳薈未嘗不作詩璞
間為詩亦令兩人屬和吳中名士亦多與焉一年間
所作盈積龜蒙哀為十通日休名之曰松陵集

乾德丙寅平望村王氏女病起言語倒亂多言灾異有成都卒楊恭者助之號天仙二娘子蘇帥聞之召入城居古宅中施符水旁郡人雲集其後虛妄之事發此女逃入人家踰年乃獲杖之勒令嫁人收其金帛入於道宮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蘇杭為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居易詩曰雪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閒忙正適

中則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

楊備郎中天聖中為長溪令忽夢作詩云月俸蚨錢數
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輕波在欲問何人
買釣磯意甚異之明道初為華亭令丁內艱遂家吳
中樂其土風安之因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
姑蘇好十章又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吳郡解額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率慶厯中應
舉者止二百人范貫之龍圖送錢正叔赴舉序已言

四人之額視它藩為最寡熙豐間舉人漸多增至六人三舍法行罷科舉法歲貢四人舍法罷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增流寓一名今終場之士二千猶為額窄也

大觀中章莊敏公質夫之子縉為時相誣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來置獄連逮千餘人屯甲士圍其家鉦鼓聲徹晝夜郡人震駭獄不成又遣御史沈畸蕭服姚其來重鞫之甚至州人多閉戶或自門隙中窺觀

不敢正視識者知其非太平氣象其後遂有建炎南渡之事方章氏事前城中小兒所在羣聚而唱云沈逍遙沈逍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至

丁晉公兒童時嘗從老郁先生學郁居光盪巷淳化中公自參知政事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以本鎮節旄還家首詣郁居拜之堂下郁呼曰拜殺老夫矣話舊款密且云謂少年狹劣先生教誨痛加夏楚使得成立皆先生賜也郁沒公遣吏治後事甚嚴

本朝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
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
斜日鱸魚鄉今吳江口有鱸鄉亭蓋取公句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
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臯橋客死世

同悲用事甚精當

劉貢父
詩話

南北章本建安人郇公得象之裔後徙居吳兩族申公
子厚家州南莊敏公質夫家州北兩第屹然相望甲

於郡城人號為南北章今其兩族子孫仕者不絕
賀鑄字方回本越人後徙居吳之醋坊橋作吳趨曲甚
能道吳中古今景物方回有小築在盤門外十里橫
塘嘗扁舟往來作青玉案詞黃太史所謂解道江南
斷腸句如今只有賀方回即此詞也

王明之岐公之子在姑蘇有所愛比至京師為公強留
之逾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
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

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

蘇州句甚工

石林
詩話

葉左丞夢得居吳下一日出閭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

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蒨風急送扁舟夕陽

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嘉之而不書名

氏寺僧云吳縣主簿寇國寶所作也國寶徐州人從

陳無已學云

石林
詩話

朱冲本以常賣為業常賣者收拾毀棄及破缺畸殘器

物沿門販鬻者以過犯再杖脊而徒後乃變業賣藥
家浸溫能以錢米及藥賙給飢寒老病者宣政間其
子勔因中貴人遂以花石得幸人家園館及墳墓有
一花一木之佳者悉用黃封徑取之并鑿太湖石同
載以進奉京師謂之花石綱所過橋梁礙綱者毀折
以過發運司綱舟悉撥充花石綱父子俱建節鉞即
其家作雙節堂又畫徽廟御容立御容殿於家
監司郡守就朝朔望日勔嘗預曲宴上親握其臂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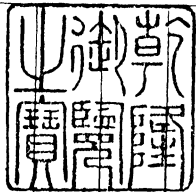
以黃帛纏之與人揖不舉此臂弟姪聯姻帝族園丁
悉賜金紫靖康初元勔伏誅竄其家海上其門下人
得告身者盡褫之今其地為張循王宅

闔閭十年國東有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
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
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又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
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
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上相守一月

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為鰲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

石號為石首魚

吳地記



吳郡志卷五十